

銅熨斗齋隨筆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嘉興沈濤撰

名世

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注曰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濤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杖命世之英蘭注引孟子名世作命世又引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曰命世之才是崇賢所見孟子作命世與趙注不同當是據劉熙本也

裴駟史記集解序曰信命世之宏才也當亦是用孟子語魏志荀攸傳注引傅子曰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命世者又程昱傳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

亂者

孟子有兩高子

告子篇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此卽傳毛詩之高行
子詩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亦卽其人其年長於孟
子故孟子稱之曰叟盡心篇孟子謂高子及高子曰禹
之聲尙文王之聲此又一高子乃孟子弟子故孟子以
茅塞子之心斥之趙注前曰齊人後曰齊人孟子弟子
則亦知其非一人矣

禹之聲

禹之聲尙文王之聲注曰高子以爲禹之尙貴聲樂過
于文王濤案攷工記鳧氏爲聲又言鳧氏爲鐘注云聲鐘鐸于

之屬是高子直言禹之鐘尙文王之鐘耳趙氏以聲樂解之誤矣

抱朴子引孟子

抱朴子辨問篇曰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今本乃作聖之清聖之和聖之任當是所據劉熙本故與趙本不同

世后稷

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濤案后當作居字之誤書舜典汝后稷詩思文正義引鄭注曰汝居稷官是鄭本尙書作居稷列女傳棄母姜嫄傳云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邨地

遂封棄于郃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是后稷乃國人尊之之號其所居之官實曰稷不曰后稷也其後世世居稷一語正本外傳則應作居不應作后下文我先王不畱用失其官注失稷官也失字正與居字相應

又案史記周本紀曰爾后稷后亦當作居蓋下文云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可見后稷非官名若舜命之時卽稱后稷不應復作此語矣今本乃後人據僞古文尙書改

塏

王耕一塏注一塏一耜之塏也濤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及上農篇注皆引作王耕一發說文無塏字則古止作

發宋庠引舊音云一塏鉢潑二音賈逵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塏深尺是唐時已誤作塏莒公云舊音唐人所作賈韋舊本當作發不作塏莒公云今案說文作坡云一畱土也則發乃坡之假借

孟

晉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韋昭注云孟里克妻字史記呂后本紀索隱曰孟者且也言且昭我物我教汝事夫之道濤案孟無且訓國語注云孟亦作盍當是小司馬所引國語作盍字故以且釋之耳

管仲之諡

昔管敬仲有言注曰敬仲夷吾之字也又曰齊桓親舉

管敬子注曰敬子管子之諡二注不同濤案管夷吾字仲故桓公稱爲仲父後人因其諡敬遂稱之爲管敬仲非字敬仲而諡敬子也韋注字字恐是諡字之誤又晏子春秋內篇作管文仲當亦敬仲傳寫之誤汪明經中遂以爲字敬而諡文非也

九京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韋昭注云京當爲原九原晉墓地天聖明道本正文作原注云原當爲京也當作九京晉墓地濤案風俗通山澤篇云謹案爾雅邱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今京兆

京師其義取于此則作京爲是禮記檀弓以從先大夫
于九京也注云京蓋字之誤當爲原是康成破京爲原
宏嗣破原爲京與鄭不同後人據鄭以改韋遂致京原
互易幸有明道本可證京爲高邱詩定之方中傳古人墓地皆
在高阜似不必破讀爲原漢戚伯著碑京字作泉與原
字形近然則京之作原隸變之誤也

水經汾水篇注云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爲九原之他其
京尙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濤案酈氏旣云其
京尙存則九原必作九京後人習聞九原遂爾妄改耳
郡國志曰京陵春秋時九京正酈氏所本

田鼠化爲鴛

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爲鴛殷敬順列子天瑞釋文引作化爲鵲且曰周書云化鴛郭注爾雅鴛亦鵲也鵲音諸鴛音如濤案鵲卽鵲之別體據此則唐時本小正作鵲不作鴛今本乃淺人據月令改耳九月鴛爲鼠亦當作鵲

乃瓜

五月乃瓜傳曰乃者急瓜之辭也濤案周禮太宰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注曰乃緩辭說文乃曳詞之難也公羊宣公八年傳曰乃者何難也又昭公二年傳注曰乃難辭也事難則無有不緩者則乃乃緩辭而非急辭惟穀梁定公十五年乃克葬傳曰乃急辭也與此正同然

下文云不足乎日之辭也恐急亦緩字之誤趙匡集傳

曰

春秋辨疑引

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是古人已疑之矣

此乃瓜當爲及瓜公羊隱公元年傳曰及猶汲汲也詩標有梅序曰男女得以及時也正義曰言及者汲汲之辭汲汲猶言急急

漢書揚雄傳注汲汲欲速之義

經言及瓜故傳以爲

急辭左氏莊公八年傳及瓜而代正謂五月之時耳

二十五家爲社

說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本小徐曰周禮大司徒之職也濤案二十五家爲社大司徒無此文蓋許君引古周禮說如此賈逵注左傳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景伯

先通周禮作周官解故明此爲古周禮說也漢書五行志注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康成駁異義云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是鄭君以二十五家爲社爲秦漢以後之制案月令蔡邕廬植皆以爲周公作今周書七十一篇有月令解且祭法明云大夫以下則士庶皆得立社可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傳正義曰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里社之說許義爲長

讀若微

中部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微濤案讀若微三字當在古文或以爲艸字上蓋中讀若微丑列切乃中之正音古文以爲艸字則讀倉老切乃中之一音所當乙正若如今本幾疑艸有微音矣

萑

艸部萑艸也从艸萑聲詩曰食鬱及萑濤案詩曰以下六字蓋後人妄加繫傳本亦無之此小徐之勝於大徐也詩六月食鬱及萑傳曰萑嬰萑也艸部萑字解正用毛義爾雅釋艸萑山韭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萑則作

萑者乃韓詩許君傳詩毛氏不應有此六字且許書山
韭字作籤不作萑此訓萑爲艸則非可食者矣

𡗗

又部𡗗老也从𡗗从灾闕籀文从寸一切經音義云脈
之大候在子寸口老人寸口脈衰故从𡗗从灾又音手
灾者衰惡也此必六朝時治說文者相傳舊說而元應
引之元應書所解字意雖未必盡合許君之指而古小
學家精義微言略存梗概非後世字說可比錢少詹以
爲宵省聲恐屬臆說

嚴孝廉

可均

曰凡言闕者轉寫斷爛校者加闕字記之

則元應所稱或卽原書之闕文

齊謂多爲夥

多部夥字注云齊謂多爲夥濤案齊當爲楚字之誤漢書陳涉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引服虔曰楚人謂多爲夥涉楚人其客故應作楚語也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洪編修亮吉乃謂是齊楚口語略同夫齊楚方言不但今時不同卽古時亦必不相同況一傳而眾咻孟子嘗明言齊楚之不同乎死部禍字解云讀若

楚人名多

說文音隱

顏氏家訓書證篇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塊反濤案音隱書名隋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之

推蓋引是書音若爲塢塊反耳舊校隱字下注云疑是
隈字誤認隱爲著字之音以爲著不當音隱疑爲隈字
之誤非也

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字林音隱霍或作
宸同一瓜切是說文字林皆有音隱

元應釋字皆本說文

一切經音義卷三千經文作忤俗字也一正也到入爲
干字意也案今本說文干从反入从一羊从干入一爲
干入二爲羊卷十四說戒字體从井持戈以戒不虞字
意也案今本說文井部戒从井持戈以戒不虞又耐字
本从彡杜林改从寸案今本說文而部彡从而从彡耐
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卷十五依字企立也从人从止
經文从山作𡵓古文危字人在山上兒也案今本說文

人部企舉踵也从人止聲亼人在山上从人从山無古文危字之語蓋傳寫闕脫古本當云古文以爲危字元應書卷十四引說文亼人上山兒亦古文危字可證也卷十八咎字从人各人各相違卽成罪咎又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二人相違其禍成灾字意也案今本說文人部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元應書卷九引說文亦有人各相違卽成罪咎八字則是今本闕脫也卷十九冤煩也屈也从口从兔兔爲口覆不得走善屈折也案今本說文兔部冤屈也从兔从口冤在口下不得走益屈折也卷二十青字从丹从生木生丹丹青之信必然者也案今本說文青部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

丹青之信言必然卷十七爨字从臼持缶缶甑也口爲
竈口𠂔以推柴內火字意也案今本說文爨部爨齊謂
之炊爨曰象持甑口爲竈口𠂔推林內火卷二規字从
夫言丈夫之見也合規矩者也案今本說文夫部規有
法度也从夫从見此字不廁見部而廁夫部與丈夫之
見義合也卷二十二勾字从人从亾言人亾財物則行
求勾字意也案今本說文亾部勾乞也逢安說亾人爲
勾亾人爲勾與乞義不合疑當作人亾財物爲勾也卷
二筮之字體从竹从巫筮者揲著取卦折竹爲爻故字
从竹也案今本說文竹部籒易卦用著也从竹从𠂔𠂔
古文巫字又夭字从大丿形不申也今本說文夭部夭

屈也从大象形又憲字从心从目害省聲也今本說文
心部正如是也卷十符信也謂分而合之曰符漢制以
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亦今本說文竹部語也卷二十五
𦰩字从酉分聲𦰩省血祭象祭竈也案今本說文𦰩部
𦰩血祭也象祭竈也从𦰩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
亦聲凡此皆不明引說文而實本說文元應深於許學
如此則其明引說文而與今本不同者惡得不從之哉
元應釋字與說文不同

一切經音義卷十六案烏頭上毛曰翁翁一身之最上
祖一家之最尊祖爲翁者取其尊上之意也又案古者
無有耕稼民食野鹿在事之人闕於田獵官賜以物當

其鹿處後人因之謂爲食祿變鹿作祿者取其神福之義又筑形如筭刻其頸而握之以頭筑之故謂之筑字从珣珣者握持之也珣音拱字共手爲拱字意也卷十七又人之警防亦曰麤鹿性食息自相背慮人獸之害警亦如之故字从三鹿字意也卷十九萌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从明或曰萌人思天曉故字从明卷二十二賢士堅明故从畎又賢者國之寶用與貝同故从貝字字意也卷二十二焚亦燒也字从火燒林字意也卷三蒙昧字體作瞖易曰蒙者瞖也謂瞖覆不明卷二十四佞諂媚也字从女从仁論語惡夫佞者此則从女之義左傳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此則

从仁之義凡此諸解皆與今說文不同然卷三引說文
佞口材也亦德之稱也字从女从仁卷二十四引說文
巧媚高材曰佞又僞善曰佞字从女仁其下皆有論語
惡夫佞者云云則知今本說文从信省之誤而論語云
云必庾仲默注中語也又卷六引說文焚燒田也字从
火燒林字意也則知今本火部尙脫重文樊字从火从
林者也其他雖不必與說文盡同而釋義甚精必小學
家相傳舊訓皆可與說文相表裏況今本說文爲二徐
所刊削者不一而足焉知元應所釋不皆盡出許書哉

說文新附

宋史文苑句正中傳詔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

太宗問凡有聲無文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
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案中正所條蓋卽說
文新附也嚴孝廉曰說文新附近人概屬之大徐徒據
後序有承詔皆附益之一語耳其實新修字義附入各
部者自是詔志等十九字于卷末明明標出而於新附
輒多排擊則非出大徐明甚以上皆嚴說殊不知後序所列
銜名徐句二人之外尙有翰林書學臣葛湍王惟恭等
則是書非出鼎臣一人之手且後序所云有許慎注義
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乃詔
志等十九字又云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
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則卽新附之字敘次極爲

明晰嚴氏轉以承詔附益者爲新修字義誤矣

劉亮二字皆說文所有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濤案劉字說文本有詳余文集荅段先生書中段先生亦謂今金部鎰字乃劉字之譌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亮字則此二字說文皆有之矣

廣韻引經多俗字

廣韻五寘引論語子西彼哉八微引左傳晉有斐豹十

六怪引毛詩勿剪勿扒三字皆說文所無乃六朝鄙別之字陸孫輩取之已爲無識近儒臧在東以爲古論語作彼哉魯論語作彼哉趙寬夫亦謂唐人舊注所據左傳本作斐至開成石經遂作斐釋文成於唐初亦作斐者或後人誤改此皆好新喜異而不顧是非者也

陽休之切韻

顏氏家訓音辭篇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撰切韻殊爲疎野世但知陸法言切韻不知陽休之亦有切韻也隋書經籍志韻略一卷楊陽當作休之撰蓋卽切韻之一名耳又志云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撰季節卽李槩之字

又家訓云北人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案季節語當在音韻決疑中又隋志有音譜四卷亦云李槩撰

周成難字

一切經音義屢引周成難字隋書經籍志小學類云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亡唐書藝文志同而無所謂周成難字者又隋志云梁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並張揖撰亡而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卷二十並云亦張揖雜字作痾則張揖所著又爲雜字而非難字難雜字形相近觀隋志與錯誤字並列以別於古今字詁則揖之所

著當爲難字而非雜字若雜字卽在字詁中矣元應書
雜字恐難字傳寫之誤若周成難字疑解文字七卷中
之子目又水經泚水篇注引難字爾雅藻水在泚陽難
字爾雅更不見於隋唐志中或卽揖與成所著之一名
乎

錢少詹養新錄云周成雜字一書元應一切經音義李
善文選注屢引之攷元應書諸卷所引皆難字而非雜
字選注或引雜字或引雜字解詁初不言周成隋志雜
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與成無涉當是少詹
誤記史記賈誼列傳訊曰索隱曰訊音信周成解詁音
碎也周成疑周氏之誤字既音碎則當作許不作
訊高祖功臣表索隱引
周成雜字解詁云卽音踈

唐書藝文志有張揖雜字一卷雜字恐亦難字傳寫之誤猶古今字詁之誤爲古文字訓也唐志又有李少通難字一卷

郭逡音

龍龕手鑑每引郭逡音或作郭氏音逡不知何許人通志藝文略釋家類有郭逡音訣當卽行均所引之書

公由

戰國西周策昔智伯欲伐公由高誘注曰公由狄國或作仇首也濤案首乃酋字之誤史記樗甘列傳作仇猶索隱引高注正作仇酋酋乃猶字之省正義引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元和郡縣志

同仇猶作
仇由

此正智伯所伐之國若漢志臨淮郡之朐猶

地名偶同與此無涉乃鮑彪注以爲國在臨淮誤矣

煮棗有三

東周策秦懼遽効煮棗鮑彪注云屬濟陰冤句濤案煮
棗有三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煮棗侯赤索隱引徐廣
曰在冤句續漢書郡國志曰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
濟陰之煮棗也漢書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師古謂
地當在大河之南卽此煮棗又樊噲傳注引晉灼則清
河有煮棗城通鑑地理通釋引史記田齊世家正義云
煮棗故城在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故志傳云六國
時於此煮棗油此清河之煮棗也然秦之疆域皆不得

至此此當是秦地亦名煮棗者非清河濟陰之煮棗也

胡貉代馬

秦策北有胡貉代馬之用鮑彪注曰胡樓煩林胡之類
集韻貉似狐代幽州郡濤案鮑氏之意以爲胡之貉代
之馬非也胡貉代馬皆地名史記匈奴傳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貉卽滅也音亡格反說
文豸部貉北方豸種也从豸各聲又史記蘇秦傳北有
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荀子彊國篇今秦北與胡
貉爲鄰此豈似狐之貉耶案狐貉之貉从豸从舟經典
餽貉爲貉而又別造貉字以
當貉蓋貉音近百周禮大甸獵祭表貉
注貉讀爲十百之百故俗貉字从百

右壤

秦策黃歇說昭王曰今王之攻楚必攻隨陽右壤高誘注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濤案史記春申君傳陽作水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通鑑地里通釋引正義曰楚都陳而隨故國在西南是楚之右壤是小司馬以爲隨之右壤張守節以爲楚之右壤皆不以爲地名案下文又有齊之右壤則此直謂隨水之陽楚西南之地耳高氏以右壤爲楚邑誤矣

羊腸有三

高誘戰國策注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鮑彪注曰上黨壺關有羊腸

坂濤案羊腸有三史記魏世家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
魏伐趙斷羊腸拔關與集解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羊
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范雎蔡澤列
傳亦云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明羊腸在太行山上
此卽漢地理志壺關縣之羊腸坂凡國策之言羊腸皆
其地也元和郡縣志羊腸山在太原府交河縣東南五
十三里石磴縈委若羊腸後魏於此立倉今嶺上有故
石墟俗云太武帝避暑之所此又一羊腸若高誘所云
不但非壺關之羊腸坂并非交城之羊腸山案通典太
原府陽曲有乾燭谷卽羊腸坂後漢鄧訓傳注石磴縈
委若羊腸焉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高注淮南子云說

苑桀之居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
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隋崔驥引皇甫士安
地書云太原北九里有羊腸坂蓋本高氏之說凡山
路之縈曲峻險者無不可以羊腸名之而國策之羊腸
則指潞州而非他處高氏以太原西北之羊腸當之甚
誤

雨不當作兩

燕策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毛氏所藏影宋本
高誘注戰國策雨作兩毛斧季云方與蚌字叶韻蚌不
開口則合而爲一矣故云兩謂開口也今作雨謬甚濤
案吳門黃氏所刻剡川姚氏本兩仍作雨校語中引陸

農師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一本
作雨非是則毛氏所見卽農師本也然御覽三百三兵
部引戰國策作必有蚌脯春秋後語作必有死蚌脯亦見御覽所引是古本
以脯與雨字爲韻無煩改字以就韻也雨字殆卽農師
妄改

史記篇例

司馬貞補史記序曰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
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
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二十篇象閏餘而
成歲張守節論史例其說略同惟云作世家三十象一
月三十日三十幅共一轂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

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則與小司馬微異然史公作自序惟于三十世家有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之語其他篇數初不自言其例不知兩家之言何所據也

陶當作卷

史記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陶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餉又作垆則卷當爲垆與尙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字耳據此云云則徐野民本作一無此卷字故小司馬以陶衍卷非衍破之今本作陶乃淺人據索隱說改之又正義曰陶古銘反陶無古銘之音疑亦垆字之誤

爲紂石

秦本紀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集解引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槨於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尙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云脫何字專質之甚也濤案下文云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則此爲石非爲石槨也蓋蜚廉爲紂采石北方如後世花石綱之類士安謂作石槨涉下文而誤小司馬遂疑爲脫文非也

又案水經注六汾水篇載其事曰飛廉先爲紂使北方是善長所見史記本石字作使益見士安之說之非矣
殷亂當作發亂

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太平御覽五百
五十一禮儀部引作不與發亂蓋古本如是發武王名
也言不與周武之難耳今本乃淺人所改

又案索隱曰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
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云云夫
以處父爲忠是以武王爲叛矣又豈得云殷亂哉

廙公

始皇本紀蒙驁王齮廙公等爲將軍索隱曰廙公蓋廙
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亦云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
楚制濤案二說非也漢韓勅碑陰有故涿郡太守魯廙
次公故樂安相魯廙季公又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有

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則秦漢時自有庶姓史特失其名耳王虛舟鄭芷畦謂庶姓是魯恭王後臆說無據漢書高帝紀樅公守滎陽注引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此庶公亦卽其例又史記張陳列傳中大夫泄公正義曰泄姓也

壽陵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濤案此壽陵乃秦地呂不韋列傳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卽此非趙邑也徐氏說誤

隗林

丞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

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斯遠古之證也濤案小司馬旣云作狀者非何以又引顏氏家訓爲證蓋索隱本本亦作隗狀云有本作林者非故引顏王二家之說以證是狀非林今本林狀二字傳寫互易遂矛盾不可通矣

槿當作種

鈕樸棘矜集解引服虔曰以鈕柄及棘作矛槿也濤案槿當作種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鉤其柄謂之矜郭璞注云矜今字作種巨巾切玉篇種渠巾切矛柄也矜同上

樓煩

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集解引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濤案此樓煩乃人姓名非地名也應氏說誤

未有嗛志

孝文本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曰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濤案小司馬之說不可通嗛漢書作慝應劭音篋曰滿也師古曰慝快也然則嗛乃慝之假字小司馬以本字義訓釋之誤矣

莫不長焉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

馬案漢書作莫長焉無不字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
無長於立子故曰莫長焉是小司馬本亦無不字今本
有不字者衍然小司馬解莫長謂無長於立子亦非師
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於義較順

結軼當作結轍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濤案集解引韋昭曰使
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是裴氏本作轍
不作軼又案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
馬彪云結當脫轍字謂車轍回旋錯結也是作軼者乃鄒誕
生本餘皆作轍今本漢書作徹乃轍之假借字

又案田敬仲世家曰伏式結軼也索隱曰軼音姪車轍

也是小司馬本結轍字皆作軼蓋據鄒誕生本耳而音姪音逸又各不同

書法

孝武本紀命之曰書法正義曰書音獲按畫一之法清案書無獲音蓋張氏本作畫法故音獲而以畫一解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則裴氏本作書法二家所據本不同未可混而爲一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

銅鬲斗齋隨筆卷四

嘉興沈濤撰

世表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曰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氏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濤案此說非也表猶言譜表譜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歷家譜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世表年表卽世譜年譜劉沓謂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可見表與譜同太史公三代世表序云稽其歷譜謀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讀春秋歷譜謀又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豈非變譜書表名

異而實同乎

黃帝終始傳

褚先生引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云云索隱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終始傳卽終始五德之傳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終始書今本作始終誤又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鄒此黃帝終始傳亦其類也

封禪書云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疑卽黃帝終始傳

霄敖

十二諸侯年表楚霄敖元年索隱曰按系家若敖子熊坎立是爲霄敖此作甯敖恐是霄變爲甯也劉伯莊但隨字而音更不分析濤案據此則史記原本年表作甯敖世家作霄敖今本亦作霄敖是後人據世家改也而不知與小司馬說不相應

彭

高祖功臣侯年表彭索隱曰漢表屬東海郡案今漢表無此文蓋傳寫闕脫或疑漢志東海郡無彭縣乃在後并省志表之不相應者甚多皆因此也

汲

汲侯索隱曰漢表作汲汲與汲並縣名屬河內濤案漢

志河內郡無伋縣漢表亦作汲不作伋錢少詹據水經注以爲波字之譌是也索隱當云汲與波并屬河內但二書必有一作波者今乃皆誤爲汲淺人遂將索隱波字妄改爲伋耳

軼

惠景閒侯年表軼侯利倉索隱曰漢書作軼侯朱倉濤案今本漢書作軼侯黎朱倉利卽黎字之省師古曰軼音大又音弟是漢書作軼不作軼當是小司馬所見本有異然軼爲孝惠子朝之封邑爾時旣以封倉不應復以封朝疑索隱傳寫有誤也

武城

武城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曰漢志闕濤案漢志定襄郡有武城縣非闕也然齊王之子不應遠封并州之邑蓋所封者乃清河郡之東武城耳

級當作及

樂書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兩級字皆當作及案上文級兆舒疾集解引徐廣曰級今禮作綴索隱曰又案下文其舞行及遠及短禮皆作綴蓋是字之殘缺訛變耳故此爲級而下又爲及也則知小司馬本此處作及不作級可知今本作級蓋校書者據上文妄改

又案正義曰級音子衛反本或作綴音同疑張氏本作

級與小司馬不同然級亦不應有子衛之音自以殘缺訛變之說爲正

充尙

封禪書載秦始皇時燕人爲方僊道者有充尙索隱曰充尙無所見漢書郊祀志作元尙濤謂當作元谷卽列仙傳之元俗也谷俗之省篆書谷字與尙字相近傳寫遂誤爲尙史記又誤元爲充遂不可曉矣列仙傳言元俗河閒人亦與燕人相合

巨棗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引包愷云巨或作臣濤案作臣者是也食當讀爲飢臣少君自稱謂安期生以棗

臥之耳史漢書臣巨字每相亂此處則當作臣不當作巨

嘉當作魯

魯周公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集解徐廣曰嘉一作魯濤案作魯者是也古魯旅通字書序作旅天子命後人因嘉禾篇名遂妄改爲嘉耳小司馬轉以魯字爲誤是以不狂爲狂矣

卿秦將渠

燕召公世家大夫將渠謂燕王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耳濤案一說非也卿秦將渠皆人姓名卿秦戰

國策作慶秦古慶卿通字明非公卿之卿下文云燕相將渠以處和集解曰以將渠爲相又豈得爲將相之將乎

太師少師

宋微子世家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集解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余謂此不誤也少師乃比干所爲之官其人雖死官不應闕人表有太師疵少師疆或卽是乎

惠后惠文后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
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后始

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又孝成王元年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濤案小司馬二說皆誤甚世家言武靈王夢見處女而內吳廣女娃嬴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然則惠后卽娃嬴非公子章之母卒于武靈王之二十五年故云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云云史本不

誤若孝成二年惠文后卒乃孝成王之母惠文王之后
與吳娃無涉乃索隱轉以爲娃殊不可解

南行唐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濤案漢地理志南行唐屬常山
郡當時必有在北之行唐屬隸他郡者故加南字以別
之嗣後他郡之邑并省故史志但有南行唐而無行唐
若戰國時常山爲趙之北境未必再有在北之邑名行
唐者則此不得有南行唐之名南字殆淺人據漢志妄
增

公仲侈

韓世家公仲謂韓王曰索隱云公仲韓相國名侈濤案

戰國策公仲名朋不名侈又田敬仲完世家魏王謂韓馮張儀曰集解引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則公仲卽韓馮馮朋聲相近古字率相通益見公仲名朋不名侈朋侈字形相近是以誤耳韓策云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明韓侈別是一人

又案甘茂傳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徐廣曰一作馮侈字亦當作朋

春溫

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濤案如小司馬說則史文本作大絃濁以

溫春秋後語作濁以春今史記溫上行春字蓋涉注而誤

羹頡

楚元王世家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漢有邑侯鄉侯亭侯而無名號侯小顏注公卿表關內侯曰言有侯號而居關內無國邑則列侯皆有國邑可知正義引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當是以山名鄉高祖取其名封之以寓櫟羹之怨耳又案蕭相國世家曰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然則關內侯亦食邑矣

三國魏志太祖紀云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侯
裴世期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則漢無名號侯可證

上蘭

絳侯周勃世家云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
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馬蘭溪今志乘不載
方輿紀要云在懷來衛東北案括地志但云懷戎有馬
蘭溪張守節引以證史文上蘭之地曰恐是者疑而未
定之辭顧氏乃云括地志以爲卽上蘭水誤矣

燕長城

勃追盧綰至長城蓋謂燕之長城漢書匈奴傳燕築長
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今宣化

郡北古長城遺址張守節正義乃謂卽馬邑長城不知馬邑在朔方世家云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一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與匈奴傳所謂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者正合綰爲燕王封燕胡地境固不得至朔方也正義又云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今是似馬邑在媯州者更誤矣

陶當作陰

穰侯列傳曰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卽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誤也濤案定陶齊地此時尙未爲秦有豈得以封穰侯漢書地理志京兆

華陰故陰穰侯所封疑卽在此則作陰爲是小司馬以
不狂爲狂矣然下文又云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雨
道又云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又云穰侯出關輜
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諸
陶字徐廣本自皆作陰則此陰當在關外非漢之華陰
案地理志穰縣陰縣俱在南陽陰爲穰之益封地必相
近則魏冉所封當爲南陽之陰左傳所謂遷陰於下陰
者也要之穰侯欲取剛壽范雎譏其越三晉以攻齊又
豈能越三晉而封於齊之定陶乎

又案白起列傳曰遷之陰密集解引徐廣曰屬安定正
義曰故城在涇州鶡觚縣西卽古陰此又一陰地亦非

穰侯所封

史漢陶陰二字多相亂惠景閒侯年表成陶徐廣曰一作陰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

戰國魏策魏王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鄆陵以廣陶諸陶字皆當作陰據此則其封不在定陶審矣

公孫龍

孟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索隱曰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濤案小司馬之說誤甚。平原君列傳曰：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誡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卽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同時乎？至下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則所云並孔子時者，乃專指墨翟而言。小司馬以龍當之，誤矣。

金樓子雜記篇：周君出獵，見白雁爲羣。周君鼓弩欲射，道之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拊矢曰：君以雁射，人無乃虎狼也。此又一公孫龍。

劇子

趙有劇子之言濤案漢書藝文志處子九篇師古曰史

記云趙有處子則是小顏所見本作處不作劇元和姓

纂引風俗通漢處興爲北郡

藝文志攷證引作北海

太守王應麟

曰蓋處子之後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云

處子

句有脫誤史記注作直云處子也尤誤今據藝文志攷證引

是徐野民所見本

亦作處不作劇者乃小司馬張守節本

索隱云趙有劇孟及

劇辛藝文志攷證引正義同

姓纂八語處姓二十陌劇姓皆引藝文

志豈漢書本亦有處劇之不同乎

諡號通稱

孟嘗君列傳嬰卒諡爲靖郭君文卒諡爲孟嘗君此兩

諡字皆當作號字解非諡法之諡古諡號通稱司馬長

卿諭巴蜀檄曰身死無名諡爲至愚謂號爲至愚也王

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諡爲洞簫兮謂號爲洞簫也

李善注曰

諡者漢書古今人表序曰唐虞以上帝皇有號諡列女

仁智傳魏曲沃負曰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

其號諡諡與號相連共稱可見諡號無別司馬貞史記

索隱乃云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

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此

皆不知諡號通稱而妄爲之說耳

又案洪編修曰史記云諡爲孟嘗君者蓋孟是諡嘗則

食邑此亦誤以爲諡法之諡而曲爲之說

防陵

廉藺列傳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房子濤案房子趙邑漢屬常山郡卽今之贊皇魏境不得到此此與安陽同拔則地必近安陽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當必有所據也

番吾

李牧列傳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濤案今漢書作蒲吾蓋小司馬所見本如是正義曰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房山當爲房子之誤

彭陽

匈奴列傳殺北地都尉卬遂至彭陽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當作陽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

彭城在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據此則史記本作彭城不作彭陽故守節引括地志以明當作彭陽耳今本乃後依漢書匈奴傳改

什辟

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集解曰什音斗濤案什當作什漢碑斗字皆如此作卽說文序所謂人持十爲斗也什卽斗字裴氏乃云音斗誤矣

尉佗字衍

平津侯主父列傳曰秦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屠睢人姓名濤案漢書無佗字下文曰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

將卒以戍越則此處不應有佗字蓋傳寫誤衍耳南越尉佗列傳載秦用佗爲南海龍川令在略定楊越之後明攻越之役佗不與也

生以武爲號

南越尉佗列傳自立爲南越武王集解引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于古也濤案殷本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此正生以武爲號尉佗蓋竊效成湯耳宏嗣謂不稽於古非也

巴俞

司馬相如列傳巴俞宋蔡淮南子遮錢少詹曰巴俞當作旁喻說文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歌舞旁喻正據

此賦嘖巴聲相近故或作巴俞濤案錢說非也許書諸
引司馬相如說皆據凡將篇非詞賦中語巴俞自是舞
名見郭璞注與嘖喻無涉若如錢說則于遮又何說耶
又案文選注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凡將篇皆以七字爲
句此亦當作淮南宋蔡舞嘖喻七字句歌字疑衍

補史記

今人但知褚少孫補史記案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
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章懷注曰好事者謂揚
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則不止褚少孫
一人矣又漢書張湯傳贊注引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

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
是補史記者又有馮商

兩上黨

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潯案上黨於戰國時
蓋在韓魏之間西周策犀武敗于伊闕周君之魏求救
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綦毋恢見魏王曰秦悉塞外之
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此時上黨蓋屬
魏也又韓趙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臨趙
卽趙羊腸以上危此時上黨蓋屬韓也曰兩上黨意爾
時上黨必有兩地如楚之東西不羹者史記韓世家桓
惠王十年秦繫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

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是上黨已屬趙矣又曰二十六年秦拔我上黨可見上黨之非一地故有兩上黨之稱而上黨之置郡亦非始於秦矣

南深澤

中山國有深澤縣涿郡有南深澤縣初疑中山在涿郡之南何以涿郡之縣反加南字後觀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縣也以涿郡有深澤故此加南以別之則知漢志南深澤本爲中山縣名後人傳寫互易唐時漢書本尙不誤可據以訂正洪編修亮吉反以爲吉甫誤記是以不狂爲狂矣

竇公

藝文志云六國之時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樂章也是竇公乃魏文侯樂人至漢猶存獻書乃孝文時事姓竇而失其名故稱曰公廣韻一東引文字志云魏文侯時有古樂人竇公氏獻古文樂書一篇是以獻書爲魏文侯時事且以竇公爲複姓誤矣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云云正孟堅所本

芊子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芊音弭濤案芊當作吁史記孟荀列傳阿之吁子今本作吁誤索隱曰吁音芊別錄作芊子今吁亦如是正義引藝文志作吁

子十八篇是小司馬張守節所見漢書本皆作𦍋不作
𦍋作𦍋者蓋劉向別錄

六𦍋

周史六𦍋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師古曰卽今之六韜也濤案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
公兵戰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
字之誤古今人表有周史大𦍋古字書無𦍋字篇韻始
有之當爲𦍋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𦍋
蓋卽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
氏以爲太公之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
十七篇之內

平原君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濤案高似孫子略作平原老云宋
祁曰老一作君則宋時漢書本作老其作君者宋景文
所校改耳書旣爲建所作不應廁魯連虞卿之間蓋後
人誤以爲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

捷子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濤案捷當作接史記孟荀列
傳接子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正義
云接子二篇道家則張守節所見本作接不作捷元和
姓纂引三輔決錄接昕子著書十篇當卽其後然姓纂
引漢志亦作捷不作接是林氏所見本與顏氏同史記

又言田駢接子皆有所論則接子著書在戰國時而此云武帝時說疑誤案下文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則四字乃涉下而誤行耳

臣說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濤案志所列雜家諸書如呂氏淮南之類皆非詞賦則此賦字誤衍下文詩賦家別有臣說九篇則其所作賦此處因相涉而誤耳

別柵陽

別柵陽賦五篇庾信哀江南賦曰柵陽亭有離別之賦讀爲離別之別濤案別柵陽當是姓別而封柵陽亭侯者若以爲離別之別則當列於雜賦家而不列於賦家

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卽成子
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姓苑云京兆人

飄飄當作僊僊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旣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
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濤案論衡譴告篇曰司馬長卿獻
大人賦上乃僊僊有淩雲之氣是古本漢書作僊僊不
作飄飄詩賓之初筵傳曰僊僊舞貌僊僊卽飄然輕舉
之意今本乃淺人所改

拄柱

西域傳以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注師古曰拄者支拄
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

又音竹具反其字从手而讀之者不曉以柱爲梁柱之
柱及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濤案顏氏訓柱爲
支柱是也云其字从手則非說文無柱字古支拄字本
作柱文選魯靈光殿賦漂灑峩峩而枝柱字正作柱六朝
時从木从手之字率多相亂班書當本作柱置故讀者
誤解爲以柱置心其有作拄者亦卽柱字之別體顏氏
不知強生分別謬矣藝文志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師古
曰檮音疇其字从木蓋當時漢書本必有从手作擣者
故顏氏云然可見从木从手之相亂

烏桓大人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注烏

桓謂渠帥也惠徵君補注曰謂字衍濤案汲古閣本注作大人謂渠帥也則謂字非衍注中烏桓字誤耳

王長

使卜者王長占之濤案論衡吉驗篇作王長孫蓋范書傳寫脫一孫字

微子當作微管

孝明帝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章懷注未詳濤案注正引管子以解飛蓬則微子當作微管六朝人每以管仲爲微管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敎云微管之歎撫事彌深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云道被如仁功參微管百辟勸進今上牋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謝元

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云微管寄明牧皆是後人校范書者誤以微管爲不詞改爲微子淺妄甚矣

野客叢書數微管事甚悉然亦有誤舉者如云潘安仁詩豈敢陋微管今文選本乃作豈敢陋微官非微管也又云劉義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乃謂管窺之微見耳豈可與他微管一概論乎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微管勳濟蒼生謝靈運傳謝平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

橐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眞定橐人也濤案前書地理志眞定國有橐城縣而此與銚期傳但曰橐

傳曰攻拔樂陽橐肥累則

前書城字疑衍蓋淺人據後代地名以增之耳後漢并無此縣殆世祖所并省矣

隋書地理志趙郡藁城後齊廢下曲陽人焉改爲藁城縣夫曰改爲則齊以前無城字可知而魏書地形志卽曰藁城當據後世地名增

又案地形志曰鉅鹿郡藁城前漢屬眞定後漢屬下有脫字晉罷太和十二年復則此縣晉時始罷今郡國志無之當有奪文

壽房

順烈梁皇后紀太史卜兆得壽房遂以爲貴人壽房龜書兆名東觀紀作戴房案下文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

皇后蓋應壽房之兆耳則作戴房者誤

風

馮衍傳顯志賦曰沮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案風从凡聲故此讀風爲凡與耽協也又曰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衰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則又讀風爲分

長者客

趙孝傳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注曰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濤案注說非是蓋孝爲將軍子故亭長敬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文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可見亭長重將軍

子非重孝高名

隔并

陳忠傳隔并屢臻注隔并謂水旱不節也濤案順帝紀
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郎顗傳曰若令雨可請降水可
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翟醕傳注引益都耆舊傳
日時詔問醕陰陽失序水旱隔并亦皆以隔并爲災歎
之名乾隆閒元氏新出土祀三公山碑遭罹羌寇蝗旱
隔并隔并卽隔并乃東漢人恆語翁學士方綱王司寇
永皆釋爲隔我誤矣

又案陳蕃傳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當爲隔并傳寫
誤倒

禪當讀爲擅

崔駰傳贊世禪雕龍注曰禪謂相傳授也濤案禪當爲擅古擅禪通字荀子正論篇堯舜擅讓注曰擅與禪同蔚宗蓋言崔氏世擅雕龍之譽耳章懷說非

漢甯郡

劉焉傳就拜魯

謂張魯

鎮夷中郎將領漢甯太守注引袁

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甯郡濤案魏志太祖紀建安二十年復漢甯郡爲漢中則當時蓋改漢中郡爲漢甯非置也且是年曹操破魯復郡爲漢中則漢甯之置必在其前袁書以爲二十年置亦誤

魏太祖之破張魯後漢書三國志皆在建安二十年洪

編修三國疆域志乃謂二十一年破魯復郡誤矣

仲家

袁術傳遂果僭號自稱仲家注曰仲或作沖錢少詹曰
沖家猶沖人沖子也當以沖爲是濤案錢說非也仲乃
袁術所僭之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孫
述傳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章懷
太子成都
故號成家

又案魏志袁術傳注引典略曰乃建號稱仲氏則或作
沖者非

詩細歷神淵

儒林趙睦傳著詩細歷神淵此與杜撫之詩題約義通

皆五字書名也隋書經籍志梁有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卽此書改淵爲泉避唐諱耳或疑詩細爲一書厯神淵爲一書非傳又云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細下疑脫厯字

叔先雄

列女傳載孝女犍爲叔先雄華陽國志作先緒且云人爲語曰符有先緒樊道張帛緒與帛爲韻則作雄者誤水經注亦作緒惟先誤作光古有先姓無叔先姓此傳叔字亦衍廣韻亦以叔先爲複姓則傳寫之誤已久錢少詹曰雄當是雒字之誤雒與緒同音國語王孫雒今本亦譌爲雄此其證也

嚴遵有三

後漢嚴遵有三其一爲賣卜之君平嚴光一名遵太平御覽二百五十八職官部引益都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爲揚州刺史云云此又一嚴遵而亦蜀人